

中国民族史学会第二
次学术讨论会论文

冯子材征黎评述

陈 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一九八八年九月

冯子材征黎评述

陈 新

清朝光绪十二年(1886)夏至十三年(1887)春,名将冯子材受命统办全琼军务,率兵对海南黎境进行了大规模的征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开道路、平叛乱、增建置、促垦殖、抚黎众、兴教化……,将明代以来筹划已久的理黎之策变为现实,给经营海南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冯子材在短期内建立殊勋,被后人称为琼州数千年未有之壮举。本文试就冯子材征黎的前因后果作一简要的评述。因材料有限、水平不高,错误和缺漏在所难免,望诸位同仁批评指正。

(一)

为什么中法战争结束不久,清政府就迫不及待的委派闻名中外的骁将冯子材率领精锐大举征剿海南呢?

众所周知,海南岛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物产资源很早就引起世人的注意。近代西方人曾将台湾和海南称为中国的二目。进入十九世纪,海南岛的战略地位愈加重要,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垂涎窥伺的对象。它们认识到,海南岛不仅是侵略中国大陆的跳板,而且是控制南洋的基地。利之所在,显而易见。清政府的有识之士也深知,要巩固海防,掌握海南实为当务之急。“琼岛内屏两粤,外控南洋,隐然为海疆重镇,若不及早筹谋,覬觎之人,或将染指”。^①

① 《琼山县志》

然而，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凭借坚兵利器，从海上和陆地向中国发动了一次次的战争。软弱的清政府四处受敌，防不胜防，根本无暇顾及海南的建设。相反，帝国主义却在海南岛加紧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的渗透。“一八五八年（清咸丰八年），清朝和英国、法国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被迫开辟琼州等地为商埠，并允许英法等国在当地设立领事馆，他们的侵略魔爪便直接伸入到海南岛。接着，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九年间，德、意、比、西、丹和奥地利等国又先后接踵而至，与清朝订立各种不平等条约，把海口（当时称为琼州口）列为通商口岸。以后，美帝国主义打着‘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旗号，也抢着把魔爪插近海南岛来。从此，帝国主义者以‘合法’的通商地位，通过对我国海关权的控制，为他们的经济侵略大开方便之门”。^①它们垄断了海南岛的对外航运事业，向岛内大肆倾销洋药（即鸦片）、洋纱和洋油，并廉价掠夺当地的土特产如槟榔、益智、红白藤和牛只等。另外，一些帝国主义分子还以“传教”或“经商”为借口，纷纷涌进海南岛窥探勘察，搜集情报。帝国主义在海南岛的所作所为不仅给当地人民带来了灾难，也使清朝统治者如芒刺背，坐立不安。“若门户全撤，则由越南而琼崖而广州湾以及澳门、香港、汕头沿海数千里，跬步之外，便为敌国，全粤之地，可为寒心，此又不能不计及者也”。^②光绪年间，兵部侍郎曾纪泽和两广总督张之洞都曾主张开发海南，

① 《黎族简史》 ② 《儋县志》

并奏请“开道立县，以夷黎境”。^①认为此举“于海防实有大益”。^②

与此同时，海南岛灾荒不断。数十年间，客黎之乱此伏彼起。光绪十一年（1885）冬，“时值岁旱米贵，人心动摇”。终于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清朝官吏记叙了当时的情形。“匪首黄邹保等纠新老各客匪，于十一月揭竿遽起。到处裹胁，杂匪游勇乘机附和。旬月之内聚至二千余人。以临高之和舍、兰洋、岑卷、隔丰，儋州之抱舌、田表、乐基、那安、四方山、大星等市为老巢，扰至澄迈之金江司、瑞溪等处。金江为澄属大镇市。该处既破，贼势蔓延。……而陵（水）万（州）黎匪复有出掠乐会之信，合郡惊扰。……自本年（光绪十二年）春间黎匪出扰琼山之屯昌市。七月间逆首陈钟明部下黎客杂匪千余扰定安之南间、仙沟、雷鸣各市及澄迈之新吴市。同时另有儋州匪徒陈钟铭纠众滋事。攻掠感恩县西乡黎、汉各村。……今秋出扰，距定安县城止三十里”。^③尽管清朝官文对起义军竭力诬蔑、诋毁，从中仍可看出起义声势之浩大。起义军的迅速发展，使清朝统治者十分惊慌。两广总督张之洞闻报后，“即电飭署琼州镇总兵刘成元，护雷琼道琼州府知府谦贵，调集驻琼各军，……参将陈荣辉率粤军，提督张拔萃率楚军”前往征伐。然而，清军的战果却很难让上司满意。“纵有斩擒，而巨魁未殄，大股仍在”。^④尤其是刘成元、谦贵、陈荣辉几位主将草率敷衍。

① 《感恩县志·平黎》 ② 《光绪朝东华录》 ③④ 《光绪朝东华录》

衍，虚报战功，使张之洞大为恼火，将其一律革职查办。眼看着起义的烈火越烧越旺，张之洞预感到“若不亟图良策”，将会“养痍长寇，大势燎原”。但因黎境“地势广阔，山青深邃”“兵力过单，无济于事”，迫使他“熟筹深念，不能不为大举剿办之计”。^①

面对着内乱外犯，清政府深为忧虑。“琼、雷只隔一海峡，为洋夷航海东来之孔道，停泊通商之口岸，教堂林立，虎视眈眈；而州县瘠贫，相去辽阔。假令内难未平，外患骤至，不知地方官何以待之？”^②张之洞也认为“灼见孤岛筹防，必先自清内患始”，^③征黎之举势在必行。于是，他向朝廷推荐了老将冯子材担当此任。“窃思督办钦廉防务提督冯子材威望素优，钦廉仅隔一海，情形易悉。……应请明降谕旨，令该提督兼办琼州客黎事宜。其镇道以下各官及琼防各营兵勇悉归节制，以一事权”。^④光绪十二年（1886）夏，冯子材与其子冯相荣、冯相华以及王孝祺率军入琼。从此，拉开了冯子材征黎的序幕。

（二）

冯子材征黎之前，两广总督张之洞为御外防内计，在海南岛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当法人用兵越南，沿海戒严。琼州与越南毗连，派王之春统带大兵扎海口，府城外筑十余营垒，保护海外，法人不敢窥伺，琼赖以安。兵事既罢，筹办防海，巡洋至琼，审察

①③④ 《光绪朝东华录》 ② 《儋县志》

海岸冲要，拨款建筑秀英炮台五座，购克虏伯大炮五尊，共费银二十余万元，为琼州数百年未有之大建筑”。^①在署雷琼道王之春遵旨随同勘界期间，“所部久无主将，渐就懈弛”。光绪十二年六月，“委之广西候补道方长华赴琼筹办客黎各匪，即统其众，将原有毅字春字各营重加整顿，汰弱留强，编为八底营，统名琼军”。^②此外，他还“迭次派员赴琼密查”，^③了解起义军的活动情况，并制订了详细的对策。所有这些都为冯子材征黎创造了条件。

光绪十一年（1885）冬农民起义爆发后，张之洞曾询商冯子材。后者以“客匪不可信，未剿而抚亦非长策”^④作答，表示了征黎的必要。张之洞随即“派冯子材亲赴琼州察看情形。孰宜抚，孰宜诛，以定办法，兼筹黎事。”光绪十二年（1886）七月初旬，冯子材抵琼。当地官吏“群情欣悦”，将其视为救星。冯子材到任后，一方面“劝谕绅民，晓以大举安民之意”，一方面“就地筹集经费以助军需”，^⑤积极为征剿做准备。

光绪十二年（1886）八、九月间，冯子材征黎开始。冯子材所率之兵，有嫡系萃军（注）第四和十四两底营、协剿王孝祺勤军一底营、陈荣辉全字两底营、琼军八底营以及大量地方练勇。士兵来源于湘、淮、楚、福、粤、桂、琼等地。正规军中以萃军最强。

① 《琼山县志》卷二十三。②③④⑤ 《光绪朝东华录》

（注） 冯子材号萃亭，故其部队称为萃军。

琼军较弱。针对“诸黎以儋州、临高为最驯，临水漳黎、歧黎为最悍。崖黎最强，亦易滋事”^①的具体情况，做了以下部署。方长华率琼军出西路，其余攻中、东两路，分头围剿。南下后再夹击崖州。

然而，起义军亦非乌合之众。他们是黎汉两族联合的武装力量，不但组织严密，设有将军、先锋等职，而且得到了老百姓的有力支持。清朝官吏在描述起义军时写道：“客匪以黎响为负隅，借黎人为声势；黎匪以客匪为响导，借游勇为附从。客黎纠结，全球遂无安枕之日。”“其军火盐米，皆由客民接济。火器既具，党羽益多，得以抗拒官军”。^②征黎之初，起义军顽强的抵抗，使清军频受损失。这无疑是对清朝统治者的当头一棒。张之洞哀叹“逆黎施毒，杀我将士无数，令人痛愤填膺”，并发誓“非毁巢痛剿不可”。^③方长华的琼军极不得力，至十月底尚未尺寸之功。为此，冯子材非常恼恨，“屡欲撤琼军”。只是由于张之洞一再称“琼军创自刘道、王道，戍琼多年。今方道往，略加添换，计此八营。三四年以来，糜饷数十万，从未深入黎响一步，痛剿黎匪一仗，今大举勘黎，故拟责令一战以补前失。”“若不办一事而归，鄙人心实不甘。该军无论有用与否，必须令到黎母山、五指山一行”，^④冯才作罢。在清军屡遭挫折，坐耗瘴病，畏葸不前的时刻，张之洞唯恐前功尽弃，急电催进，并遣数名医生前去解难。他命令冯子材，“兵势至此，

①② 《光绪朝东华录》 ③④ 《张文襄公电稿》六

万不能罢。请公速筹深入善策，永除此害”。^①清兵直到十月份在琼中县攻克陈钟明什密据点，平毁陵水县马岭、廖二弓十八个村寨后，军威始振。

从冯子材出兵起，义军同清军的斗争就异常激烈、残酷。其战况从张之洞、吴大澂的《会奏黎匪剿抚事宜疏》中即可见其一斑。中东两路清军破陈钟明后，“西峒逆首陈汶中，马岭逆首黄清，廖二弓逆首那肥，即胡那肥，那闪，陵水逆首丁~~发~~生、蓝红衫、胡明时，乐会逆首赖文成等负隅拒抗，死党尚多。又有伪大将军郑显昌，系光绪七年（1881）闰七月奉旨飭拿未获之逆首。”十一月，冯子材派直隶州知州刘保林带部勇剿办廖二弓那肥一股，道员杨玉书，知府冯相荣率军追击西峒陈汶中，马岭黄清两股。“十一月二十七日，探知那肥踞廖二弓老巢，豪深岩密，上列炮石，为死守计。刘保林派队进攻，先毁坚木栅十余层，该逆犹抵死不退。二十八日，我军直逼老巢，以火箭飞射寨中。知县石佩琼、主簿杨士丞、巡检杨桂振等绕出山后围攻，自辰至午，贼势不支，弃巢向后山逃窜。石佩琼督勇猛追，那肥中枪倒地，经杨桂振割取首级。逆党回援，杨士丞猝为飞弹所中，登时阵亡。各军四面兜击，殄毙悍贼百余名，夺获枪械三百余件，阵亡勇丁九名，受伤三十余名。……维时陈汶中窜入陵水首弓之打铁村。十二月初一日，杨玉书、冯相荣暨团绅

① 《张文襄公电稿》六。

谭乔绅分带兵练，驰往围捕。该逆夺门狂窜，练长林明志奋勇持斗，枪毙逆首陈汶中。练长吴金章生擒伪先锋胡那耀，并毙匪伙多名。初七日，杨玉书、冯相荣、刘保林移营廖二岭尾。逆首那闪率党出栅拒战，猛鸷异常。我军合力围攻，炮伤该逆左脚，始经就擒。解交冯子材大营，讯明枭示。连日各军剿捕搜山，丁~~生~~生、蓝红衫、胡明时三逆以次就擒。总兵林长福率萃右军搜剿乌坡一带余匪。初一至初五等日，将横山固贼寨一併攻毁。生擒赖金昌、王打狂等匪，歼毙逆党数十名。我军亦有伤亡。知府冯相华率萃中军分搜定安、望天岭、天~~峰~~岭一带，擒斩逆匪赖文才，伙党黄亚二等九十余名。萃右军擒获逆首赖文成暨匪党胡凤尾等八十余名。刘保林所部萃左军擒获黄昌明等一百余名。萃前军擒获林成珍等一百八十余名。……经冯子材先后飭令正法。……十二月二十一日，侦知郑显昌率其死党盘踞万州黎，冯子材飭署万州营游击方敬选派弁兵，会合萃军驰往围捕。千总张德星、五品军功朱廷光首先奋勇深入黎巢。将该逆生擒，解营正法。”光绪十三年（1887）正月十二日，“冯子材自赴宝停司督剿。令冯相荣、刘保林分率勇团搜山，是夜~~跟~~及黄清于廖二弓湾洲地方。都司陈荣坤、守备刘步高连枪击毙之。……当萃军暂移琼南之时，中路定、乐毗连之岭门、乌坡一带尚有余匪。当经臣之洞由省另派福军四营，益以士勇两营，前往搜剿抚定。”在中东路清军向前推进的同时，西路的琼军也有了起色。“其西路客匪黄邹保、温河清伙党，前次虽经投诚，渡海安插，仍

复潜回故地。伺便纠众劫掠，怙恶不悛，法难宽宥。经道员方长华派军擒斩匪首陈赞桂、匪目张秀生、邓亚生、赖官生等四十三名。……又有儋州匪首陈钟铭，借报复为名，纠众滋扰感恩地方。……方长华派府经历毓濂等设法擒获，交冯子材大营讯办。”

冯子材依仗其优势的兵力，分路围剿，将孤立无援的义军据点逐个击破，心犹未足。他还采用了“以黎开黎，以黎攻黎”，“悬赏购线，擒杀匪首”，“严禁接济军火食物”以及村屯设防，联络兜拿等手段，大大削弱了义军的有生力量。至光绪十三年（1887）初，冯子材已率军“攻克中东两路，安抚西路良黎”^①。“定、乐、陵、万、澄、感各匪俱已渐次廓清”。“惟崖州一属……生歧最悍……素为匪窟”^②，尚未平定。为永除心腹之患，张之洞命冯子材“既复进攻崖州”。他说：“此时将士久劳，总餉不易。然不就此兵威一律底定，则琼地病根未除，声教终梗，以后难期再举。……亟宜恪遵一劳永逸之谕，廓清崖境，以竟全功”。他“与冯子材电函定议，激励诸军，多备军药，移师南路。病者撤出善地调养，壮者鼓勇深入。令冯相荣、冯相华、刘保林等三军由东路进，方长华一军由西路进，会合绅团，分别剿抚，务令直抵生歧巢穴”^③。

光绪十三年（1887）三月，冯子材“遣子候补知府冯相荣、

① 《光绪朝东华录》 ②③ 《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五十二上。

冯相华、候补道杨玉书率前军抵三亚，连夜进剿。相荣、相华率兵一千从罗蓬入，参将符坚高率兵五百从大茅入，参将冯华、都司陈才业率兵一千从半岭入，知县石佩琼率兵五百从藤桥只让弓入，皆越重山峻岭，直捣贼巢，大破之，斩首八十余级。分军搜山，大索十昼夜，深入数十里，贼堕崖落涧，死者枕籍。吉文香逃逸，购线获之，解大营正法。诸峒震慑，薙发投诚，凿山开路，奉命惟谨。会玉书、佩琼卒于军。四月，撤兵还。”^①

冯子材自光绪十二年夏入琼，秋出兵，冬克中、东、西三路，十三年春将海南全部平定，乃勒石于五指山，书“手辟南荒”作志。至此，冯子材征黎结束。

(三)

“窃计今欲开辟其地，非兵不可，专恃兵亦不可”^②。冯子材征黎比前人更为高明。他不单“恩威兼施”，而且将“剿为主，抚为辅”改成了“抚为主，剿为辅”。张之洞制订的所有方略都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张之洞派冯子材征黎的最初想法是，“倘能从此长驱深入，仿照前明以来海瑞诸人开通黎峒十字路之义。据其腹心，通其险阻，令其薙发响化，设立土目，从此渐开矿利，广植禾蔗，增益赋税，

① 《感恩县志》 ② 《儋县志》

利民通商，于海防实有大益”^①。概言之，就是开发海南，巩固海防。他明白，要达此目的，没有安定的局面和当地人民的认可是办不到的。只有给黎汉人民带来好处，才能得到他们的支持。他始终坚持攻心为上，争取多的做法，反复向属下强调应“谕以朝廷威德”，“剿逆抚顺，不准妄杀，以招徕归化，开通道路为主”，“令众黎知大军开山，并非歼其种类，夺其生计，且与彼有益，庶不至负隅死抗，可免顿军损将也。不然，师老饷竭，后难收拾”^②。

光绪十二年（1886）十月，张之洞拟定了著名的《抚黎十二条章程》。此件更具体的表述了他的征黎策略。现转录如下：

一、官军此举，专为剿除乱黎，招抚良黎，开通十字大路，以期黎汉永远相安，其良黎秋毫无扰，毋庸畏惧。

一、从前为匪黎人，投诚者免，抗拒者诛，擒斩来献者重赏。

一、投诚各黎，无论主熟，一律籍发改装。

一、投诚黎首，开送户口册，捆献匪徒，缴呈枪械。

一、投诚黎众，随大军伐木开山，前驱响导，仍按计里数，酌给赏。

一、将来开通生黎大路后，选择要地，设官抚治，安营弹压，各村黎长助剿开路有功者授为土目，就中酌设局总、土目数人，散目给顶戴。总目授土职，自为约束，仍听地方官选，略仿黔滇各

① 《光绪朝东华录》 ② 《张文襄公电稿》六

省土司之例，不令吏胥索扰。

一、开通后，黎人仍安生理。有主之田，断不能强夺，惟抗拒者籍产入官，充军屯田之用。

一、开通后，田业三年内不收赋税，三年之外，务从轻则起征，断不苛敛。

一、开通后，黎境有矿各山，由官商合采者给钱租赁，绝不强行占据，黎汉均享其利。

一、开通后，民人盐布百货与黎地牛马粮药等物，在各口设场互市，来往畅通，公平交易，严禁汉民讹赖盘驳，总令于黎人有益。

一、设立土目之后，应各具永远不敢杀掠抗官藏匿匪徒切结存案，所属有犯，责成该土目拿送到官，按律惩办。

一、每数村仿内地设一义学，延请塾习学汉语、汉文，宣讲圣谕广训，所需经费，就地筹办”。^①

冯子材在整个征黎过程中严格按照上述的策略行事，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基本实现了张之洞的意图。他不仅收抚黎众十几万人，还办成了几件大事。

其一，开山路，通水道。

张之洞认为“抚黎以开路为先”，须“开凿险隘，焚林，

① 《光绪朝东华录》

令其四通八达”^①。征黎后，冯子材大军“开大路十二道，东三路，西三路、北路、南路、东北路、东南路、西北路、西南路各一。其路横纵相交如井字，宽者一丈六尺，狭者亦有八尺，均以五指山为中心，盖千百年未辟之地，至是始化为坦途矣”^②。民国学者王兴瑞说：“今日黎境之公路，无一不以清末路基为基础者”^③。

平定黎境后，地方官朱采献策道：“当此群黎就抚开山善后之际，倘能因势乘时，大兴水利，则务财训农，通商惠工，脉络交通，生机日畅，实为百世之利”。^④

山路水道的开通为筹办镇抚，设局开屯，招农兴商，垦荒伐木开矿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其二，建卫所，设抚局。

冯子材依照抚黎章程，“在黎族地区的岭门、南丰、悯安各设立抚黎局一所。局长由上级委派汉族或黎族官吏担任。抚黎局之下设黎团总长，统辖县属黎境。黎团总长之下有总管，统辖全境。内黎户十家为排，三排为甲，三甲为保。所有排长、甲长、保长，总管等职均由黎族封建上层首领充当”^⑤。

① 《光绪朝东华录》 ② 《中国近世舆地图说》 ③ 《历代治黎政策检讨》 ④ 《儋县志》 ⑤ 《黎族历史纪年辑要》

冯子材健全组织机构，既强化了中央对海南黎族的控制，又减轻了汉官与黎民之间的矛盾，可谓一举两得。

其三，促垦殖，教犁耕。

冯子材很重视恢复农业生产，并以减免赋税来吸引农民返籍种田。其下属也遍贴告示劝民垦殖，“尔各^同黎人既经就抚，急宜勤耕种，完纳钱粮”。^①

他们还主动派人教黎民犁耕。清人胡传曾有过这方面的记载。“凡阳、毛赞一带之黎，屡被匪掠，久弃平地，退居山林，久无牛，田皆荒废。……该处或购牛二三十头，购犁称是，以给黎人，招就平地，选左营勇之知以犁耕者教之用犁”。^②

招垦务农的结果，使战后动荡的局面逐渐安定下来。

其四，设学校，开科举。

张之洞和冯子材都提倡在黎境中实行文化教育。“张之洞督粤，遣人开设义学，教以汉文汉语，并宣讲《圣谕广训》，于是黎民知所向化”^③。冯子材“设塾以四书教黎人子弟。制衣裳作样，使变易黎人裸处，尤为开化黎之先河”。^④

① 《汉黎輿情》 ② 《游历琼州黎 行程日记》 ③ 《中国近世輿地图说》 ④ 《钦县民卅五年志》

他们“又虑琼之科第无多，请遵台湾例，隔科定额，举人四名，有十人以上赴会试，取进士一名。部议定隔科二名为额，此皆大有造于琼州者也。创建广雅书院，定琼州五名课额，拔取琼山四名。……琼士之知实学，自此始”^①。

由此可见，冯子材征黎实为黎人汉化之深浅、文化之高低的分水线。

张之洞、冯子材的抚黎措施尽管是大汉族主义的产物，但总的来说是有利于黎族社会发展的。因此，受到了黎族人民的欢迎。

冯子材征黎后的数十年内，黎族中仍流传着许多有关的故事。“其治军怎样严格，持身怎样正直，对待黎苗怎样仁爱，都为现时一般黎苗所乐道”。^②毫无疑问，冯子材征黎在黎族中确实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四)

“黎患”一直是封建统治者最头痛的问题。“自汉迄今，历代不无剿抚，剿则大费兵力，抚之未能久安”^③。黎乱为什么屡平屡起呢？

① 《琼山县志》

② 《琼崖志略》

③ 《汉黎舆情》

首先，统治阶级对黎人十分歧视“蠢尔蛮荆，大邦为仇”。征剿则欲“破其巢穴，擒其渠魁，灭其种类”^①，招抚则欲“使彼族类，皆为衣租食税之民”，将“荒裔之顽黎悉充编户”^②；引起黎人强烈的反感。再者，官吏苛敛，敲诈勒索；奸商侵袭，高利盘剥，自然会激起黎人的反抗。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史书上随处可见。

“向来滋事，或由官项之累，或汉债催迫，或讹诈起衅”。“历来肇衅之由，大率皆汉奸盘剥、教唆，书吏勒收苛索所致”。^③

清人鲍灿以为“黎患非难除，其所患者难得办理之人。办理非难，其所难者，难得实心办实事之人也。欲求长治久安，非诚意除积弊、行恩信，而不可得矣”^④张之洞和冯子材就是难得的实心办实事之人。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平日论学言政以法圣崇王为体，以进夷予霸致国富强为用”^⑤，“凡官所至，必有兴作……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⑥。

① 《交黎剿平事略》

② 《儋县志》

③ 《十朝圣训》

④ 《汉黎輿情》

⑤ 《南皮县志》

⑥ 《清史稿》